



获奖作品集

【中篇小说选刊】

85



87
I247·5
2482
3:1

1985年

《中篇小说选刊》

获奖作品集

上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年·福州

B 263683

一九八五年

《中篇小说选刊》获奖作品集

(上)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1.125印张 12插页 497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65

书号：10368·208 定价：4.40元



前排左起：白冲、张贤华、鲁岩、黄明、张格心、康濯、胡宏、陈光毅、冯牧、
陈明义、许怀中、颜南冲、杨云、辛钟霖
二排左起：杨流冒、黄燎宇、高华、李硕
儒、周晓红、张凤珠、苏晨、程乃珊、肖关鸿、谌容、王影、张映泉、斯群、骆文、高
光、王勉思、张健行
后排左起：陈爱辉、潘学林、刘磊、李焕振、张兴春、蒋子龙、
冯骥才、张一弓、于良志、刘坪、章世添、高虹

一九八五年《中篇小说选刊》
优秀中篇小说创作奖、编辑奖评选委员会

主任：康濯

副主任：肖岱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良志 王影 白冲 刘坪
江曾培 肖岱 苏晨 陈若曦
杨云 张兴春 张健行 孟伟哉
卓钟霖 骆文 祝方明 高光
徐光耀 康濯 谢国祥 鲁岩
斯群 颜南冲

一九八五年度《中篇小说选刊》
优秀中篇小说创作奖、编辑奖授奖大会
在福州隆重举行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顾委主任胡宏、副主任张格心、黄明，副省长陈明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怀中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本届评委主任康濯等也出席了大会。

五月，是劳动者奋斗和创造的日子，又是劳动者的盛大节日！五月八日，在文艺百花园中进行了辛勤耕作的获奖作家和编辑，以及对作家和编辑的丰硕劳动成果进行品评优选的评委们，欢聚福州，举行仪式隆重的授奖大会。

今天，福建省人民剧场迎檐上插着的红旗，在和煦的春风中徐徐飘动。一条写着“《中篇小说选刊》一九八五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授奖大会”的红布横幅，赫然入目，庄重、和谐和欢畅融合在一起的气氛，使人心情激荡。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顾委主任胡宏、副主任张格心、黄明，副省长陈明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怀中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今天的大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专程前来参加今天的大会；参加今天授奖大会的有本届评委主任康濯，评委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于良志、王影、白冲、刘坪、苏晨、杨云、张兴

春、张健行、卓钟霖、骆文、高光、鲁岩、斯群、颜南冲等同志，福建省文联书记处书记、省作协副主席张贤华，福建省出版总社副社长杨加清，也出席了今天的授奖大会。获奖作家蒋子龙、冯骥才、谌容、张一弓、张映泉、程乃珊，获奖编辑和编辑部代表张凤珠、章仲锷、李硕儒、肖关鸿、李焕振等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参加了授奖大会。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福州第二化工厂、福州灯泡厂、福州丝绸印染厂、福州香料厂、福州搪瓷厂、福州罐头厂、福州发电设备厂、福州电子管厂、福新显像管厂、福州橡胶厂、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福州乳品厂、福州制革厂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以及省市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学生和文化界、新闻界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大会由《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张健行主持，她向大家宣布了出席大会的人员，获奖作者陆文夫、郑义因故无法前来，贾平凹因病住院也无法前来参加，他们或来信来电，表示致歉，并向大会祝贺。孔捷生从香港赶回广州，现在正从广州飞抵福州。荣誉奖获得者李存葆出国，陈若曦女士因签证来不及，不能前来赴会。陈若曦女士来信说：“非常感谢《中篇小说选刊》邀请我五月来福州开会并领奖，可惜迟了一些，去办签证，等待寄来国际机票都嫌仓促，特请谅解。贵刊的好意铭刻于心，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设法赶来参加，谨在此遥祝大会盛况空前！”

接着，评委主任康濯宣读了获奖篇目和获奖者名单，介绍了本届评奖情况，并且对全国中篇小说创作的前景和作家们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作了简短精辟的阐述，对十部获奖作品，也作了简要的评介（全文另发）。

康濯主任讲话以后，大会向获奖作者、编辑和读者发奖。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顾委主任胡宏，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评委主任康濯，省顾委副主任张格心、黄明，副省长陈明义，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许怀中，福建省出版总社社长白冲，副社长颜南冲、杨加清、卓钟霖，福建省文联书记处书记、省作协副主席张贤华，原福建省出版局局长、省版协主席鲁岩，原省出版局副局长、版协副主席杨云，把写着金字的脱胎漆器大奖杯，授给了获奖作者、编辑和读者，顿时，场内欢声雷动，掌声一阵盖过一阵，并且高声请求：“向我们介绍一下获奖作家！”，会议主持者张健行立即激动地把获奖的作者、编辑，向大家作了介绍，每介绍一个，大家就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表达了福建读者对获奖作品、作家和编辑的喜爱和尊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尊重和真挚的祝贺。

张健行同志把荣获读者奖的黄燎宇，向大家作了特别介绍，场内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福建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卓钟霖、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怀中、获奖作者代表谌容、获奖编辑代表李硕儒，分别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冯牧同志在发言中说，评奖活动，自三中全会以来，是被多次实践证明的一项有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新人的成长的好方法。因此，他非常赞成、也非常赞赏《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和1985年这两次评奖活动，认为所评选出的作品，足以表明是代表了我们当前当代中国文学所已达到的水平和质量，而且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冯牧同志说，在新的时期，对我们每个从事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任务，新的要求，新的目标。冯牧同志希望，我们文艺工作者，拿出充沛的热情来，为建设两个高度的文明，为实现宏伟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冯牧同志特别提到，福建党政领导，在领导经济改革和进行特区建设，最近又进行了有深远影响的“扶贫”活动，以及对文学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创造

了充满希望和生机勃勃的局面，表示了他的敬意和祝贺。

冯牧同志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所打断。

获奖作者代表谌容，她真诚而轻松的语气，使大家多次发出笑声。她说，我们几位作者得奖，是宽容的读者对他们的偏爱，他们一定把读者的爱护，作为督促的鞭子，写好下一个作品。

谌容同志说，昨天我们一来，省委领导同志就接见了我们，使我们感到福建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对文学特别喜欢。她说，只要领导同志喜欢看小说，文学发展就大有希望了。谌容同志这句话还没说完，立即就被大家欢乐的笑声和掌声所打断。

获奖编辑代表李硕儒在发言中指出，评奖活动，实际上也是文学评论活动，是对文学编辑工作的检验。

最后，福建省出版总社社长白冲，代表出版社和《中篇小说选刊》，对出席大会的作家、编辑、顾问以及各界代表，对关怀支持我们工作的省委领导，表示真诚的谢意。

这次评奖活动，我们得到了广大读者、各兄弟刊物和顾问的关心和支持，他们认真严肃地推荐评选了本届获奖的优秀中篇小说。我们还得到了民航、铁路、温泉宾馆、中国旅行社、晋江地区文化局、厦门宾馆、福建省人民剧场等单位的支持和关怀，他们为我们举行这次授奖大会，提供了许多方便。

我们还得到了新闻界的有力支持，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次授奖大会的情况，了解获奖的作品、作家和编辑，更好地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新闻界同志为大会作好了新闻报道，扩大了影响。新华社、《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省电视台、海峡之声电台、《福州晚报》、福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福州市电视台等单位，发布了授奖大会的新闻消息，中新社向海外作了专电报道，省电视台还进行了专题报道，省广播电台

对获奖作家进行专访，多次播放专访消息。几家电视台还专访评奖主任康濯，播放了康濯答记者问的新闻。

这次评奖活动，我们从始至终都得到了省委、省委宣传部的亲切关怀和支持。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顾委主任胡宏，省委副书记贾庆林，省顾委副主任张格心、黄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怀中等领导同志，尽管他们工作很忙，仍然在会议之前，看望了参加大会的冯牧同志和评委委员，看望了获奖的作者、编辑、读者，跟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气氛十分和谐融洽。陈光毅、胡宏、贾庆林等领导同志对文学事业的关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月八日下午，评委们和获奖作家、编辑，分别到福日公司、福州二化、福州灯泡厂、福州罐头厂、福州搪瓷厂、福州发电设备厂、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福州香料厂、福州丝绸印染厂、福州乳品厂、福州橡胶厂、福新显像管厂等工厂参观访问，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五月七日晚上，在温泉宾馆，作家企业家们举行了联谊座谈会，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福州二化副厂长盛金水、福州罐头厂厂长林春金、福州搪瓷厂厂长陈世杰、福州丝绸印染厂书记林杨桢、福州雕刻总厂厂长马永祥、福州橡胶厂厂长施从汤、福州乳品厂厂长潘日茂、福州发电设备厂副厂长林兆平、福州香料厂副厂长翁秋何、团总支书记冼跃华、福州灯泡厂副厂长李宗学等工厂的领导，出席了座谈会，大家对当前的经济改革、对文学和企业的关系、对建设两个高度的文明，进行了恳谈，交换了意见，并且表示，企业家应该支持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更好地表现企业家，共同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福州二化厂厂长苏乃熹、福州灯泡厂厂长范崇华、福新显像管厂厂长苏奎杰以及福州制革厂的厂长，因故不能前来参加座谈会，他们向与会的作家、同行转致歉意并问候，祝贺座谈会增进

文学家、企业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现在，授奖大会已经圆满结束，当出席大会的同志踏上归途时，他们心头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读者、编辑、作家、评论家以及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之间应该是融洽的，相互了解的，他们不但在一起创造美好的文学艺术，也在一起创造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社会。

1986年5月15日

对中篇小说的一角之见

——《中篇小说选刊》一九八五年获奖作品集序

康 澈

《中篇小说选刊》一九八五年评选获奖的十部作品，和上次评奖一样，是通过读者投票和评选委员反复磋商的结合而定的。其间绝大部分选票集中，有争议的一两部也是选票较多而又多数评委意见一致，因此，如果说这还并不是去年全国一千多部中篇中全部最佳之作，但却都是读者中和文艺界比较公认的优秀作品，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小说创作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显然要较为光彩夺目。由于近十年来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不断端正，“左”的影响不断清除，文艺界便得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渐正常的比较和争论中，一步步出现了一种历来少见的融洽、和谐气氛。这就为创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也激励着作家们在拨乱反正、四化、改革的鼓舞下，在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中，对思想和艺术的追求日益强烈、开阔和深化。我们的文学因之也得以同时代的步伐相适应而面貌日新月异，并早从建国后十七年看来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文学那一狭隘圈子中冲

出，而走向了越来越宽广的天地，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所应该拥有的横向多姿多面、纵深日益厚实的全景式境地。小说创作的光辉成就也正是由此而来。

至于小说领域中自然是短篇最早活跃而又多年不衰，不过近几年面对矛盾极其复杂、尖锐的现实斗争与新旧生活交织、交错、交锋、交替的局面，短篇自又略有不足以多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之势；长篇则又还来不及对当前内涵极为丰富、多样的时代精神反映得更广、更深；于是中篇小说便应运而大大发展起来，其趋势甚至还竞赛、竞争得十分剧烈。新出现的中篇作品往往不仅要比立意之深和艺术之高，即便在真善美上有所创建而只是分量稍轻，便难以引人注意。或有人认为去年的中篇仍还缺乏前几年那样极其强烈地震动心灵、撼人肺腑的尖端之作，这也许不无道理；但仅仅这里所选的十部作品，在真善美的开拓上则至少大都是各有程度不同的新的境界，深化和高攀的成就比之过去有几部也是有着较为鲜明的新意的。

这些作品的特色之一是反映改革的比过去要多，同时也多方位地涉及了丰富而又有所深透的生活，在继承、发扬前些年所谓伤痕文学实际是治愈伤痕的文学以及反思文学那一系列创新的基础上，反映的矛盾也日益激烈和多面，特别是有的作品还深刻描写了改革和四化建设中人们精神的觉醒。改革是历史性的又一场大革命，没有思想觉醒是不可能成功的。四化和建设两个文明，同样没有人的灵魂变革和思想建设也不可能达到。象本书中的《桃花湾的娘儿们》、《老井》、《大林莽》、《阴错阳差》、《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这些作品，不是虽分量有别，但都惊心动魄地刻划了在改革和四化中种种不同人物思想领域复杂无比的变革、醒悟，和精神境界欣慰激人的文明建树吗？而这不又正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内涵在进一步向着多样而深化的心灵美攀登吗？

这些作品的又一特色是，去年我国有些中、青年作家提出了文学“寻根”的主张并为此在创作上有所实践，而这一思潮对此次获奖的作品看来也同样有着明显的影响。“寻根”的主张以宏观上对我国民族文化意识和历史积淀的追求为特征，微观上则体现了对我国人民生活中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历史传统和民风习俗的重视。因此，尽管对这一主张的看法和理解不尽一致，甚至还颇有误解和反对者在，但作家们此种主张的提出，很明显乃是由根治伤痕，反思历史顺潮而流向挖掘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探索民族性格的劣根和优质，并力图从历史渊源上搞清现实生活中种种中华民族独有现象的来龙去脉，辨析数千年历史传统对今天生活的影响和作用；这就显然不仅值得重视，更主要地是无疑已促进了我们的文学在追求真善美的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的探索与攀登。而所有这些，不也都可从本书中昭然见到？

拿本书中的《井》、《感谢生活》、《桃花湾的娘儿们》、《天狗》、《散淡的人》、《女儿经》这几篇来说，各自的作者完全可能同“寻根”的主张毫无干系，但又毫无疑义都在前面所提的深度和内涵上有所表现。特别是《桃花湾的娘儿们》、《老井》、《天狗》，不仅生活色彩、文化意识和民族心理的横断面多姿多丽，而且都令人难忘地表现了洞彻历史的纵深感；其中种种在生活中简直闻所未闻但又深透无比的历史负担、传统习俗和最底层的创造伟力，是怎样成为了我们文学上最新的一页而令人震骇，引人激愤，催人奋起！这类北方农村中闻所未闻而又深透历史的生活矿床，难道象我这些在华北农村长期工作过的作家都无知无识？当然不是。然而在过去似乎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那一文学天地，即使对于一些中篇佳作中所写那类贫困山区婚姻上的“拉边套”、娘儿们的“臭名”和“丑行”以及“老井”中的旧俗、陈规、陋习和“左”的剧烈危害也都较深地有所体会有所

感，可又是多么难于反映！甚至还是多么难于想到要去反映！那不是过分封建、愚昧、阴暗、野蛮、落后和消极？那也能写？然而，如果不去深挖和揭出，又怎能展示我国农村的历史积淀和当代纵深的全景？特别是怎能看到和描画出“拉边套”之类历史负担的逐步被消灭，“左”的恶迹和残酷的封建遗毒怎样必须被根除，娘儿们又怎样终于清洗了自己的“臭名”、“丑行”而挺然站立了呢？如果说过去或也略略反映了这些余毒、积习的点点皮毛，不也并无意义而仍是任宝藏浪费！现在则是横宽和纵深的全景文学已自然伸向本来必须透彻进入的，包括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历史积淀、传统习俗乃至妖魔鬼怪在内的一切生活和艺术的原始材料，那就不论某一作家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参与了所谓的“寻根”，都显然已实际投入了我们的文学从主要囿于阶级斗争而发展到今天的境地这一趋势中所必然涌流出的上述潮头之内。就是说，“寻根”的主导面显然是在顺潮流而涌进，这一股涌流对文学创作和此次获奖中篇的影响也是积极而不可抹煞的。

这些作品的再一特色是同文学的“寻根”相联，作家们的艺术创新和突破，一方面显然已较多地在从自己的传统土壤中追求民族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仍在从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近年来的苏联文学、以及仍在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文学能为我所用的健康因素中借鉴与追求自己的出新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仍是主导方面，同时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拉美的魔幻思潮，乃至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荒诞主义、表现主义等等，在我们的小说中也都莫不可见。其中确有个别作品多数读者看不懂，这当然未可为法。在我们这批获奖作品中，也有一两部可读性较差，但这却只是艺术手法探索过程中的个别表现和前进中的不足，而并未过多影响作品内涵的深刻性。至于总括来说，我们的作家在追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并表现为百花齐放的广

阔多姿和比较深刻厚实的全景境地，而且正逐步日益成熟和走向世界，这一极其可喜的情景则是确切无误，令人激动的。

文学创作对作家是百花齐放，个个独异；文学事业对地区来说也总是各有特色的。《中篇小说选刊》的出生地福建在我国省、区中，以诗和散文以及研究、介绍港台文学见长；而创办这一选刊并对该刊作品举行评奖，这显然也正以评奖本身对创作的鼓舞和促进，并能够作为全国评奖的比较、补充和必要时的补救这一深远意义，而突出自己的作用。至于刊物所选发的作品难免遗珠，或因看法有异而使某几部好作品，乃至还有去年的佳作因各种原因只能选载于今年，但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遗漏固是为憾，求全岂不更难！我们相信选刊将会不断办得更好一些，更望并坚信今后的中篇小说创作和我国整个文学创作将会日益繁荣，并且优秀之作更将争先恐后地不断出现。

